

資治通鑑綱目

二十八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八



起甲子魏齊高祖太建盡丙子魏齊高祖太建凡十三年

魏齊太和八年春正月齊以竟陵王子良為司

徒子良齊主也少有清尚傾意賓客開

眇沈約陸倕竝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惲

釋氏招致名僧講論或親為賦食行水世頗

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續曰人生如樹花

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

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毀下是也落糞

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

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

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子良使王融謂

此甚可惜也宜除毀之續大笑曰使續賣論

取官已至令僕矣蕭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

王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後子

良啓以范雲為郡齊主曰聞其相賣弄朕

不復窮瀆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

規誨諫書具有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

直齊主歎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

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獲額謂

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三

無徇一朝夏六月齊以茹灋亮為中書舍人

四十五

通鑑綱目二十八

一

余才

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亡以灋
亮及呂文顯等爲之權傾朝廷餉遺歲數百
萬灋亮嘗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户中年
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後因天文有變王儉極
言文顯等專權徇私秋魏始班祿魏舊制戶
所致齊主不能改
絮二斤絲一斤穀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
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調各隨土所出
至是始詔班祿而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
斛以給之調外亦增二匹祿行之後賦滿一
匹者死舊律枉灋十匹義賊二十匹罪死至
是義賊一匹枉灋無多少皆死秦益刺史李
洪之以外戚貴顯首以賊敗賜死餘守宰死
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踖賂殆絕然
吏民犯他罪者魏主率寬之疑罪奏讞多減
死徙邊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

小姑三十一

道監月日二二八

二

才

簡父之淮南王它奏請依舊斷祿太后召羣
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爲飢寒切身慈母不
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
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
保詔從閭議○閭又表以爲北狄所長者野
戰所短若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者則
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
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竝至奔則與畜牧
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爲
邊患六鎮執分倍衆不關互相圍逼難以制
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
害地開門造城置兵扞守狄旣不攻城野掠
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
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疆弱相
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
永逸九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

放牧魚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
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

優也魏主冬十月齊以長沙王晃為中書監

初太祖臨終以晃屬齊主使處輦下近藩勿
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

乘其弊汝深誠之舊制諸王在都省得置捉
刀四十人至是晃自南徐刺史罷還私載數

百人仗齊主聞之大怒將糾以灋豫章王嶷
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

齊主垂泣而罷然終不被親寵武陵王暉多
才藝而踈婢亦無寵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

愛毛羽而踈骨肉帝不悅下高麗王璉入貢

于魏亦入貢于齊時高麗方疆魏置諸國十

大五十二

通鑑綱目二十八

三

永

一月齊以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益州自晉

名將為刺史至是大度獠殺其使顯達分部將

吏聲言出獵夜襲斬之男女無少長皆死而

劫帥韓武方亦聚黨為暴郡縣不能禁乃以

鑑為刺史鑑至上明武方出降長史請殺之

鑑曰殺之失信無以勸善乃啓宥之於顯達不

夷為寇者皆望風降附道路或云陳顯達不

肯就徵而顯達使至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不
立節本朝必自無此居二日聞顯達已遷家
出城矣鑑時年十四喜文學器服如素士蜀
人悅齊增封豫章王嶷四千戶宋元嘉之世
得白服帟帽唯出太極四廟乃備朝服自後
此制遂絕齊主於嶷友愛聽依元嘉故事疑

固辭唯車駕至其第乃白服烏帽侍宴至於
器服制度動皆陳啓務從減省又嘗求解揚
州以授竟陵王子良上曰畢汝一止無所多
言巖長七尺八寸善脩容範出入殿省見者
肅然太祖嘗欲以為太子而
巖事齊主愈謹故友愛不衰

齊永明三年春正月魏禁識緯巫卜
詔曰圖

出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今
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委

巷卜筮非經
齊復立國學
釋奠先師**三月魏**

典所載者
主封諸弟皆為王
太后置學館選師傳以教

賢敏而好學善屬文魏主尤
夏五月齊以王

奇愛之後徙封為彭城王
大五十七
四十一
通鑑綱目二八
四
永

儉領國子祭酒
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無

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
術儉撰次朝儀國典晉宋故事無不諳憶當

朝理事斷決如流博議引證無能異者令史
諮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應接無滯十日一

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
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多慕效之儉常謂

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
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秋七**

月魏以梁彌承為宕昌王
初宕昌王梁彌機

谷渾所逼奔九池魏仇池鎮將穆亮以
彌承為眾所附擊走吐谷渾立之而還**冬十**

月魏詔均田
魏初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
役而豪彊徵歛倍於公賦給事

中李安世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
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
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以難明悉歸今主以
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十月詔諸
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
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
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者免及
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
者男夫給還田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
世業身終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
不足者受種如灋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
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魏以任城王澄都督
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梁益荊州軍事

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帥
眾拒之柔然遁去氏羌反詔

大曆十
少四子文

通鑑綱目卷二十八

五

庚全

以澄為梁州刺史澄至齊富陽民唐寓之作

亂初太祖命虞玩之等檢定黃籍齊主即位
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日得數巧外監呂

文度啓上籍被却者謫戍緣淮十年民多逃
亡避罪富陽民唐寓之因以妖術惑眾三吳

却籍者奔之眾至三萬文度與茹灋亮呂文
顯皆以姦諂有寵文度專制兵權領軍守虛

位而已灋亮權執尤盛王儉常謂人柔然部
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耶

真可汗死子伏名敦可汗豆輪立

齊永明四年春正月朔魏主朝會始服袞冕

魏太和十年春正月朔魏主朝會始服袞冕

○齊討唐寓之平之唐寓之友陷錢唐東陽
殺太守齊發禁兵擊斬

之乘勝縱掠軍還軍主陳天福坐棄市天福
齊主寵將也既伏誅內外震肅遣使慰勞遭
賊郡縣百姓被驅驅武都王楊後起卒種人集
逼者悉無所問

始立○魏置三長定民戶籍魏無鄉黨之灋唯立宗主督護

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戶內祕書令李
冲上言宜準古灋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

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彊謹者為之鄰長復一
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

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
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此外

復有雜調八十一子不從役孤老貧病不能
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詔百官議中書令

鄭羲等皆以為不可太尉丕曰此灋若行公
私有益但方秋校比民必勞怨請至冬遣使

大平 小 通鑑綱目卷二十八 六 虞全

於事為宜冲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
不因調時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

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及今行之令得其利則
差易矣太后從之民始皆愁苦豪彊者尤不

願既而課調省十 三月柔然遣使如魏三月
餘倍上下安之

遣使如魏時敕勒叛柔然柔然可汗自將討
之追至西漠魏僕射穆亮請乘虛擊之高閭

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今南有吳
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乎魏主曰兵者凶器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
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無故

動兵革乎厚禮 夏四月魏制五等公服朱衣
其使者而歸之

大 組 綬 小 秋 九月魏作明堂辟雍○魏改中書學

為國子學○魏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三十三

北河

丁卯

齊永明五年春正月魏定樂章凡非雅齊南

陽降魏魏齊荒人桓天生據南陽故城請兵於

魏光祿大夫成陽公高允卒允歷事五帝出

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

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

棄顯祖從青徐望族於代其人多允婚媾流

離飢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

薦之於朝議者多以初附簡之允曰任賢使

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至是

卒年九十八贈司空謚曰文惠魏初

以來存亡蒙二月齊敗魏師取舞陽桓天生

齊皆莫及也至泚陽陳顯達遣戴僧靜等與戰於深橋大

破之天生退保泚陽僧靜圍之不克而還齊

以顯達為雍州刺史夏五月魏詔宗戚有服者

史進據舞陽城魏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魏大旱秋

復勿事魏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魏大旱秋

七月詔有司賑貸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牛

上表曰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

居二豐稔積年矜汰成俗貴富之家童妾核

服工商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關糟糠蠶婦

通鑑綱目卷九十八

寔在於斯愚謂允俊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
之禮備為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
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
統齊川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
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
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縮布增穀租年豐多積
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
積則民無荒年矣於是詔有司開倉賑貸聽
民出關就食遣使造籍以分去
留此過給糧所至三長贍養之

八月柔然侵

魏魏人擊敗之高車阿伏至羅自立為王

柔然

伏名敦可汗殘暴部眾離心八月寇魏邊魏
以尚書陟嶽為都督擊破之初高車阿伏至
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名敦之侵魏
也阿伏至羅諫不聽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

大平
小四之三
通監綱目六八
八
庚酉

西走自立為王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
伏名敦擊之屢為所敗乃引眾東徙

九月

魏出宮人罷末作

魏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
宮人不執機杼者又罷尚

方錦繡綾羅之工民欲造者任之是時魏久
無事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
雜器太僕乘具為虛弓矢刀鈐十分之八外
府衣物繒布絲纊非供國用者以其太半班
賚百司下至工商卓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
孤寡貧癯有差後又出宮人以賜北鎮人貧
無妻

魏以高祐為西兗州刺史

魏主問祕書
令高祐曰何

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
化蝗不入境况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
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
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

戊辰

停薄藝棄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勳
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
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
也魏主善之祐出鎮滑臺命縣立講學黨立

小學

齊永明六年春正月魏詔犯死刑而親老無
魏太和十二年

他子旁親者以聞○夏四月魏侵齊據隔城

齊擊敗之相天生復引魏兵出據隔城齊遣
將軍曹虎督諸軍討之將軍朱公

恩將兵踰伏遇天生遊軍與戰破之遂進圍
隔城天生引魏兵來戰虎奮擊大破之拔隔

城斬其太守齊侵魏攻此陽魏擊却之魏築
城於

大統

通鑑周月二十八

九

宗

醴陽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此陽城中將士皆
欲出戰鎮將韋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

待其力攻疲弊然後擊之乃憑城拒冬十月

齊始讀時令於太極殿○齊詔糴買穀帛齊

以中外穀帛至賤用右丞李珪齊吳興饑西

議出上庫及諸州錢糴買之齊吳興饑

戊主杜元懿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
來倍多常歲牛犂稅格日可增倍乞為領攝

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事下會稽行事顧
憲之議以為始立牛犂之意非苟逼蹙以取

稅也乃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
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或禁遏他道或空稅
江行况吳興荐饑民流衆散舊格尚減將何
以加而元懿不仁幸災摧利若事不副言懼

胎謹詰必百方侵苦為公賈怨書云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為損蓋微歛民所害乃大也愚又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九如魏主詔羣此等誠宜深察齊主納之而止

巨言事

魏主訪羣臣以安民之術祕書丞李彪上封事曰豪富之家奢潛過度第宅車服宜為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善惡冢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嘗謂群臣曰朕始學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傳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謂宜準古立師傳之官以訓導太子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又損國體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

六七
四共九

通鑑綱目二十八

十

上卷宗

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矣又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隨能序之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又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厚恩至於憂懼相連固自然之怕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色宴安自若衣冠不變骨肉之恩豈當然也臣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不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救厲凡薄使人知耻又朝臣遭喪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祀陪燕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遭大父母父母喪者非有軍旅之警皆宜聽其終服若無其人職業

有曠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國之吉慶無所

而民不困

齊永明七年春正月魏主祀南郊始備大駕

○齊以王晏為吏部尚書

初齊主為鎮西長史主簿王晏以傾

諂見親及為太子晏為中庶子以齊主得罪於太祖遂稱疾自疎及即位以為丹楊尹意

任如舊朝夕進見議論政事至是出為夏五

月齊中書監王儉卒

儉卒禮官欲謚為文獻王晏與儉不平啓齊主

曰此謚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乃謚文憲徐湛之孫孝嗣為御

平頭

通鑑綱目卷六十八

二

劉吳

史中丞風儀端簡儉嘗薦以

魏汝陰王天賜

南安王楨有罪免死奪爵

魏汝陰王天賜南

死馮太后及魏主引見王公令曰卿等以為當存親以毀令邪當滅親以明灋邪羣臣皆

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詔曰二王所犯難恕而太皇太后追惟

高宗孔懷之恩且楨事母孝謹聞於中外竝特免死奪爵禁錮初魏朝聞楨貪暴遣中散

閻文祖察之文祖受賂為之隱事覺亦抵罪太后謂羣臣曰文祖前自謂廉今竟犯灋人

心信不可知魏主曰御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中散慕容契曰小人之無常

而帝王之灋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灋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

則知貪之可惡矣何秋八月魏遣使如齊魏主

使羣臣議久與齊絕今欲通使何如尚書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其直在彼

今復遣使不亦冬十二月齊遣使如魏○齊可乎魏主從之

以張緒領揚州中正江敷為都官尚書長沙王晃

屬張緒用吳興閻人邕緒不許晃使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逼中書

舍人紀僧真得幸於齊主容表有士風請於齊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須唯

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由江敷謝淪可自詣之僧真詣敷登榻坐定敷顧左右曰

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敷湛之孫淪肱之弟也

齊永明八年春正月齊人歸魏隔城之俘○魏太和十四年

秋七月齊以蕭緬為雍州刺史緬留心獄訟得劫皆赦遣

許以自新再犯乃齊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加誅民畏而愛之

有罪伏誅子響有勇力好武事自選帶仗左

之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司馬席恭穆等密以啟聞子響怒執寅

等殺之齊主欲遣戴僧靜討之僧靜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大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

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忽遣軍西上入情惶懼僧靜不敢奉敕齊主不荅而心善之乃遣

衛尉胡諧之將軍尹畧中書舍人茹夔亮帥數百人詣江陵檢捕羣小敕之曰子響若東

庚午

通鑑綱目卷六十八

手自歸可全其命軍副張欣泰曰今段之行
勝既無名負成奇恥彼凶狡相聚為其用者
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頓軍夏口宣示禍
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至江津築城燕
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遣使相聞曰天下豈有
兒反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何築城見
捉邪尹畧獨荅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
灑泣具酒饌餉臺軍略棄之江流子響呼茹
灑亮灑亮執其使子響怒遣兵西渡與臺軍
戰而自與百餘人操萬鈞弩從江隄上射之
臺軍大敗略死諧之逃去齊主又遣舟楊尹
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響即日乘舳舻赴建康
太子長懋素忌子響密諭順之使早為之所
勿令得還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
縊殺之久之齊主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擲悲
鳴問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齊主思子響

因嗚咽流涕頗責灑亮順之慙懼而卒初方
鎮皆啓子響為逆兗州刺史垣崇祖曰此非
所宜言正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
使至於此齊主以為知言臺軍焚燒江陵府
舍皆盡齊主以樂藹為荊州治中藹繕脩廟
舍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荆部稱之

九月魏太后馮氏殂魏主勾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曹華

陰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
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為之一
進粥於是王公表請時定北域既葬公除詔
曰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
十月王公固請乃葬永固陵太尉丕等進曰
臣等老朽歷奉累朝國家舊事頗知所聞願
抑至情奉行舊典魏主曰祖宗情專武略未
將文教朕今仰京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

又與先世不同乃問尚書游明根高問等曰
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
旬日之間言及即吉得無傷於理乎對曰踰
月而葬葬而即吉此金冊遺旨也魏主曰朕
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此
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衮冕
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
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
禮俱失豈不深可恨耶問曰杜預論古天子
無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闕與古合
是以臣等敢有請耳魏主曰金冊之旨羣公
之請所以然者慮廢政事故爾朕今不敢闕
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
哀誠如預之論蓋亦誣矣祕書丞李彪曰漢
明德馬后保養章帝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
已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

聖明

道臣問曰六八

十四

察之魏主曰朕所以眷戀衰經不從所議者
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羣臣又
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魏主曰先朝恒以有
司行事朕蒙慈訓始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
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
乖冥旨且平時公卿每稱四海晏安禮樂日
新可以參羨唐虞今乃欲苦奪朕志使不踰
於魏晉何耶李彪曰今雖治安然江南未賓
漠北不臣臣等猶懷不虞之慮耳魏主曰魯
公帶經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
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况衰麻乎豈可於晏
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
有稱王者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不許
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不許朕
卿所擇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之
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魏家故事尤諱之

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魏
主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
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况居喪乎朕在
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洪情
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乃號慟而入羣臣亦
哭而出初太后忌魏主英敏恐不利於己盛
寒閉之絕食三日欲廢之而立咸陽王禧東
陽王丕僕射穆泰尚書李冲固諫乃止魏主
初無憾意唯深德丕等又有官者譖魏主於
太后太后杖之數十魏主默然受之及太后
復追問冬十月齊以伏登之為交州刺史交
刺史房灋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由是
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史灋乘聞之大
怒繫登之於獄登之厚賂灋乘妹夫崔景叔
得出因將部曲襲執灋乘囚之啓灋乘心疾

垣三
通鑑月日二十八
十五
申

不任視事詔以齊議鑄錢不果行初太祖以

更欲鑄錢奉朝請孔顛上言食貨相通理勢
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三吳歲
被水潦而糴不貴是錢少非穀賤此不可不
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
難用為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
所以為盜鑄嚴灋不能禁者由上惜銅愛工
謂錢為無用之器務欲數多而易成不詳慮
其為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今開其利
端從以重刑是導其為非而陷之於死也漢
鑄輕錢巧偽者多及鑄五銖民計其費不能
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宋
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
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然而起不可復禁此惜
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

業

自漢至宋五百餘年制度世有興廢而不變
五銖者明其輕重可灋得貨之宜故也自鑄
四銖又不禁民剪鑿為禍既博鍾弊于今豈
不悲哉自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所失
歲多士農工商皆喪其業愚以為宜如舊制
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灋嚴斷剪鑿輕
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小者銷以
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百
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
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
劉俊言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
略齊主從之項之以功費多而止
齊免前

坐却籍戍邊者

齊自校籍謫戍百姓怨望至
是乃詔自宋昇明以前皆聽

復注其謫役者各許還
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

高車遣使如魏

齊永明九年
魏太和十五年

春正月魏主始聽政 ○齊太廟

加薦褻味別祀于清溪故宅

詔太廟四時之
祭薦宣皇帝起

麵餅鴨臠孝皇后荀鴨卵高皇帝肉膾菹羹
昭皇后茗柶炙魚皆所嗜也齊主夢太祖謂
已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
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於清溪故
宅用家人禮司馬公曰昔屈到嗜芰屈建以
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而况天子而以庶
人之禮祭其父乎衛成公欲祀相甯武子猶
非之而况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二月齊遣使如魏

散騎常侍裴昭明侍郎謝
竣如魏手欲以朝服行事

主客曰甲有常禮以朱衣入凶庭可乎昭明
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返數四魏主命

四七五

道宣月日二八

二六

日

著作郎成淹與之言昭明日魏朝不聽使者
朝服出何典禮淹曰羔裘玄冠不以乎此童
稚所知也昭明日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
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何今日而
見逼邪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
彪不得主人之命固不敢以素服往厠其間
今皇帝仁孝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
明日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
虞舜高宗非邪昭明峻相顧而笑曰非孝者
無親何可當也乃對曰弔服唯主人裁之然
違木朝之命返必獲罪矣淹曰使彼有君子
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
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幅三
給之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賜絹百疋

月魏主謁永固陵

魏主謁陵踰月設薦於太廟始進蔬食追感哀哭

大聖

通鑑綱目卷二十八

二十七

吳定

終日不飯魏自正月不雨至于夏四月雨自正月不

雨有司請祈百神帝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

何宜遽行祀事唯當魏遣使如齊散騎常侍

李彪等聘于齊齊爲置燕設樂彪辭曰主上

孝思罔極興墜正失朝臣雖除衰經猶以素

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從之彪

命羣臣賦魏作明堂太廟○五月魏主更定

律令親決疑獄魏主更定律令於東明觀親
色辭旨然後書之冲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爲
魏主所委情義無間舊臣貴戚莫不心服中

外推秋七月魏定廟祧之制詔曰烈祖有創

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

於昭成而廟號太祖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

廟號烈祖於義未允今尊烈祖為太祖八月

以世祖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而遷

魏正祀典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於朝廷設

有採策之祭魏主皆以為非禮罷之移道壇

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詔曰國家饗祀諸

神九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務從簡約朝

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一日於東西郊行禮然

月有餘閑行無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於

東而行禮於西序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祕書

監薛謂等以為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以

為如何游明根等請如謂說從之魏舊制宗

廟四時之祭皆用中節至是詔用孟月擇日

而祭舊制每歲祀天於西郊魏主與公卿從

二千餘騎戎服遶壇謂之蹋壇明日戎服九

月魏主祥祭于廟冬十月謁永固陵十一月

禪祭遂祀圓丘明堂饗羣臣遷神主于新廟

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

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前一日

夜宿于廟帥羣臣哭已易服縞冠革帶黑履

侍臣易服黑介幘白綃單衣革帶烏履遂哭

盡乙夜明日易祭服縞冠素紕白布深衣繩

獲侍臣去幘易幘既祭出廟立哭久之乃還

歐陽

通鑑綱目卷二十八

八

吳

父母不戒，父母憂而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為災，願陛下襲輕服，御常膳，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為未衷。十一月禪祭，始服袞冕，易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冬至，祀圜丘，遂祀明堂，臨大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羣臣。樂縣而不作，服袞冕，辭太和廟，帥百官奉神主。

遷于魏正官品考牧守。○十二月，高麗王璉

卒。璉壽百餘歲。魏主為之制素委貌布深魏衣，舉哀於東郊，策謚曰康孫雲嗣立。

主始迎春于東郊。○魏置樂官。初，魏世祖克

獲雅樂器，服工人，其後樂工浸盡，音制多亡。至是始命有司訪民間曉音律者，議定雅樂。

大四十

道監綱目卷三八

十九

虞金

當時無能知者，然金石羽旄之飾稍壯麗於往時矣。乃詔置樂官，命書監高閭參定。齊律書成，初，晉張斐、杜預共注律三十卷，自

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吏得為姦。齊主留心灑令，詔獄官詳正舊注，刪定郎

王植集，穴奏之。詔公卿參議，竟陵王子良摠其事。眾不能壹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

孔稚珪以為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冤寃猶結。古之名流多有灑學，今之士子莫肯為

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國子有欲讀者，策試

擢用庶幾。士流勸慕。魏以咸陽王禧為司州

牧。魏黃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州民三千人詣闕言禧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利建

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魏以官者符承

非下請乃以禧為司州牧

祖為悖義將軍封佞濁子初魏太后寵任官

中賜以不死之詔太后殂承祖坐賊應死魏

主原之削職禁錮除悖義將軍封佞濁子月

餘卒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

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

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

服多不受疆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羨衣服

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理之與之奴婢則

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弊衣自執勞苦

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疆使人抱置車上則

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為癡姨

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其一魏封

姨伏灑魏主見姚氏姨貧弊特赦之

李延祖四人為侯李惠之誅也思皇后之昆

事死子安祖等四人逃匿遇赦乃出既而魏

主訪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既

而謂曰王者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舉者

季世之灑也卿等旣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

外戚無能者視此時人皆以為魏主待馮

氏太厚待李氏太薄高閭嘗以為言不聽

齊永明十年春魏主始祀明堂魏主宗祀顯

壬申

魏太和十六年 魏主命羣臣議行次高閭議以為帝

為水德魏主命羣臣議行次高閭議以為帝

與奪善惡為是非晉承魏為金趙承晉為水

燕承趙為木秦承燕為火秦之既亡魏乃稱

伏誅

通鑑綱目卷三十八

二

虞全

制且魏得姓出於軒轅臣愚以為宜為土德
李彪等以為神元與晉武往來通好至于拓

穆志輔晉室是則司馬祚終而拓跋受命昔
秦并天下漢猶比之共工卒繼周為火德光

劉石符氏地褊世促豈可捨晉而為土邪魏
穆亮等皆附其議乃詔為水德祖申臘辰

魏詔踈屬異姓王公遞降一等
魏宗

室及功臣子孫封王者眾詔自非烈祖之胄
餘王皆降為公公降為侯而品如舊唯上黨

王長孫觀以其祖有大功特不降
魏主初朝

丹揚王劉昶封齊郡公號宋王
魏主初朝

日于東郊
自是朝日夕
魏脩堯舜禹及周公

孔子之祀
祀堯於平陽舜於廣甯禹於安邑
周禮於洛陽皆令牧守執事其宣

世宗三
通晉書卷二十八
余才

尼之廟祀於中書省改謚
夏四月魏班新律

曰文聖尼父親行拜祭
齊豫章王疑卒
疑性仁謹廉儉不事財賄

齊以竟陵
直三千餘萬杖主局數十而已疾篤遺令諸

王子良為揚州刺史
秋七月吐谷渾遣子

入朝于魏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

不至而脩洮陽泥和二戌置兵焉

魏遣兵伐之拔二戌及馮后之喪使人告哀

伏連籌拜命又不恭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

又請還其貢物魏主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

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

因命歸泚陽泥和之俘於是吐谷
魏遣使如

齊南魏散騎常侍宋弁聘于齊及還魏主問江
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

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
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没身幸矣非

貽厥孫謀八月魏敗柔然于大磧○柔然弒
之道也

其可汗伏名敦○魏主養老于明堂魏司徒
尉元大

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引見賜元玄
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而遣之至是親

養老於明堂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帝再
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

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
老於階下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九

月魏主謁永固陵魏主以太后再替哭於永
固陵左終日不輟聲九二

日不食冬齊遣使如魏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
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

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一齊
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

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約撰宋書疑立表
繫傳齊主曰表繫

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
瀆事齊主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

明帝御可思諱惡之魏南陽公鄭羲卒羲嘗
為西

義於是多所刪除魏南陽公鄭羲卒
為西

兖州刺史在州貪鄙及卒尚書奏謚曰宣
詔以羲雖有文業而治闊廉清可謚文靈

齊永明十一年春正月齊以陳顯達為江州
魏太和十七年

癸酉

世七百一十一
通古月二二八
六二

刺史崔慧景為豫州刺史

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

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

豪侈顯達曰麀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

捉此取而燒之○初齊主造露車三千乘欲

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而劉昶亦數泣訴於

魏主乞處邊戍招集遺民以雪私耻魏主乃

於淮泗間大積馬芻齊主聞之以慧景為豫

州刺史齊太子長懋卒齊主晚年好遊宴尚書

史刺齊太子長懋卒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

是威加內外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於

上宮而莫敢以聞者及卒齊主乃見其服玩

大怒敕皆毀除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曰我

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及

鸞得政太子二月魏主始耕藉田○齊雍州

子孫無遺焉

嗟也

刺史王奐有罪伏誅

奐惡寧蠻長史劉興祖誣其構扇山蠻殺之齊

主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曹道剛收奐不能

鎮西司馬曹虎會之與子彪素凶險奐不能

制輒發州兵閉門拒守奐門生鄭羽叩頭啓

奐乞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

正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

彪遂出與虎戰兵敗走歸司馬黃瑤起寧蠻

長史裴叔業赴兵攻奐斬之執彪及夏四月

齊主立其孫昭業為太孫

東宮文武悉改五

月魏主親錄囚徒

魏主諱司空穆亮曰自今

秋七月魏主立其子恂

自先論議日中以後

朕與卿等共決之

為太子。魏詔大舉伐齊。

魏主以平城地寒

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
欲以脅眾命太常卿王謚筮之遇革魏主曰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任城
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而
得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魏主厲聲曰社稷
我之社稷任城欲沮眾邪澄曰社稷雖為陛
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耶
魏主還宮召澄屏人謂曰平城用武之地非
可文治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卜宅中土以
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
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魏主曰北
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
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
能為魏主曰任城吾之子房也於是戒嚴齊

大世三

通鑑綱目三十八

二十四

永

主聞之亦發揚徐民齊主曠殂太孫昭業立
丁廣設召募以備之

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蕭鸞為尚書令

中書郎王

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
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折
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
得稱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
融見齊主有北伐之志數上書獎勸因大習
騎射及聞有魏師子良於東府募兵板融寧
朔將軍使典其事融傾意招納得江西儉楚
數百人會齊主不豫詔子良甲仗入侍太孫
問曰參承齊主疾亟整絕太孫未入融欲矯
詔立子良詔草已立會及太孫來融戎服絳
衫口斷其仗不得進頃之齊主復蘇問太孫
所在召入以朝事委僕射西昌侯鸞而殂融

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馳至雲龍門不得
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
左右扶出子良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
誤我矣世祖留心政事務揔大體嚴明有斷
郡縣父於其職長吏犯灋封刃行誅故永明
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鸞性儉素居官名
嚴能世祖重之遺詔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
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齊主昭業
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
遂深忌之以子良居中書省使郎將潘敞領
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
良乞停至山陵不許稱遺詔以鸞為尚書令
子良為太傅蠲逋調省御府池田邸治城關
市征稅先是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魏山陽
責如故及是恩信兩行衆皆悅之

六十一

通鑑周目廿八

七五

章

公尉元卒

景昉曰魏主發平城

魏主發平城南

萬使太尉不與廣陵王羽留守羽曰太尉宜
專節度臣正可為副魏主曰老者之智少者

之決汝齊中書郎王融有罪伏誅

性齊主昭業

容止而矯情節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羣小共
衣食同卧起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

太子每禁節之昭業密就富人求錢夜開後
閣淫宴諸營署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

曰若言之二官則其事未易若為異人所毆
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

相繼自殺二官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
爵疏於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

施行侍疾居喪憂容號毀裁還私宰即歡笑
酣飲常令女巫禱祀速求天位世祖有疾與

何妃書作一大喜字而三十六小喜字繞之
世祖不知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臨終執其手
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
諸伎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
尉融求援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賜死時
年二十七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勉謂人
曰王君名高望促難可輕襲衣裾太學生魏
準為融所賞常勸融立子良太學生虞羲立
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
眼中矣及融誅召準詰問惶懼而死舉體皆
青時人以為膽破
九月齊主追尊其父為文

帝廟號魏主至洛陽罷兵魏主至肆州見道

士為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

五十八通鑑綱目十六 六六李元

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
已為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
然工者時有非常之澤可特赦之既而謂司
徒馮誕曰大司馬執灑嚴諸君不可不慎於
是軍中肅然司馬公曰人主之於其國譬猶
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
百官脩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
其所矣是以先王黜纘塞耳前旒蔽明欲其
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彼廢疾者
宜養當命有司均之境内今獨施於所遇則
所遺者多矣况赦罪人以撓有司之灑尤非
人君之體也惜哉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
乎○至并州刺史王襲治有聲迹魏主嘉之
襲教民多立銘道側虛稱其美魏主怒降襲
號二等詔諸軍前發魏主戎服執鞭乘馬而
不止詔諸軍前發魏主戎服執鞭乘馬而出

羣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臣等敢以死請魏主
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屢
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
安定王休等並慙泣諫魏主乃諭羣臣曰
今者與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
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如何如欲遷者左不
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
曰成大功者不謀於眾今陛下苟輟南伐之
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
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
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冲曰願陛下暫
還代都俟經營畢功然後臨之魏主曰朕將
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北乃
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真所
謂革矣王其勉之又使將軍于烈還鎮平城

四九八

通鑑綱目卷六十八

六七

元

魏關中亂討平之

北地民支酉聚眾數千起

州刺史陰智伯智伯遣兵數千應之秦雍七
州民皆響震衆至十萬各守堡壁以待齊救
魏河南王幹及穆亮與戰皆不利酉等進向
長安盧淵薛胤等拒擊大破之降者數萬淵
唯誅首惡餘悉之冬十月魏營洛都魏主徵穆
不問獲酉斬之亮使與尚
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設壇於滑
臺城東以告行廟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
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
開伏澄還報魏主喜曰向非任城事不成矣

魏以王肅為輔國將軍

王肅見魏主於鄴陳

言不覺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人莫能間
或屏左右語至夜分自謂相得之晚時魏主

方議興禮樂變華風九
威儀文物多肅所定
齊益州刺史劉俊坐

賊禁錮
初後罷廣司二州領賞以獻世祖家
無留儲在益州依金浴盆餘物稱是

及齊主即位以後所獻減少終欲殺
之西昌侯鸞救之得免猶禁錮終身

齊主昭業隆昌元昭文延興元高宗
明帝蕭鸞建武元年魏太和十八年春正月

齊以隨王子隆為撫軍將軍
廢立引蕭衍與

同謀荆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
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

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仗司馬垣歷生
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暗以

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
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為撫軍將軍豫州刺史

魏書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六八 蔡亮

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衍為寧朔將
軍戊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魏

主南巡祭比干墓
魏主過比干墓祭以太牢
自為文曰嗚呼介士胡不

我齊蕭鸞殺直閣將軍周奉叔
齊主昭業寵

慕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
官者徐龍駒等有司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

可違舍人命龍駒常居含章殿南面畫敕左
右侍直與齊主不異齊主自山陵之後即與

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擲塗賭跳作諸鄙戲世
祖聚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未暮歲用垂盡西

昌侯鸞數諫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衛尉蕭
謀征南諮議蕭坦之皆祖父舊人甚親信之

何后亦淫泆與左右楊珉通齊主恣之齊閣
夜開無復分別鸞遣坦之入奏謀珉何后流

涕救之坦之因請齊主不得已而許之鸞又
啓誅徐龍駒齊主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
謀坦之見齊主狂縱日甚恐禍及己乃更勸
鸞廢立陰爲耳目齊主不之覺也周奉叔侍
勇挾勅陵轅公卿鸞忌之使二人說齊主出
奉叔爲外援以爲青州刺史將之鎮稱救召
入毆殺之齊主爲南郡王時杜文謙爲侍讀
至是嘗說綦母珍之曰天下事可知不早爲
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
帝舊人多見擯斥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若密
報奉叔使殺蕭謨則宮內之兵皆爲我用勒
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珍之不能用
及鸞殺奉叔 **魏以韓顯宗爲中書侍郎** 顯宗
并收殺之 **上顯宗書**
曰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蠶麥
方急何以堪命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

秋六十一

通鑑綱目二十八

北乃

寔

之苦洛陽宮殿故綦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
譏其奢宜加裁損比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
宜因遷徙爲之制度端廣衢路通利溝渠陛
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闡闢之內猶施
警蹕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至於景昊
而食夜分而寢又非所以畜神養性保無疆
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魏
主頗納之顯宗麒麟之子也顯宗又言州郡
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其實朝廷但檢其
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何假
冒秀孝之名哉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
何益於時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
署鈞奴虜聖主不取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
后之胤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世無奇才不
若取以門望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遂
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錄重者先叙之則

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今為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為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又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廟曰都况代都京兆置尹春秋之義邑有宗廟曰都况代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太祖創基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穀今聞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卑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不習歌舞或講詩書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故使工伎之家習士人

大考

通鑑綱目卷八

三十

列

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况今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僑置郡縣仍而不改名實難辨宜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魏主三月魏主還平城魏主至平城使羣善之燕州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魏主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尚書于果曰先帝以來久居於此一旦南遷眾情不樂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魏主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黃帝

卜而龜焦天老曰言黃帝從之然則至人之
知未然而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
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始都
東木根山昭成更營盛樂道武遷于平城朕
幸屬勝殘之運何為獨不
得遷乎羣臣乃不敢言
夏四月魏罷西郊

祭天○齊竟陵王子良卒司馬公曰王融乘危微幸謀易嗣君

故以子良之賢王素守忠悃而不免憂死其
所以然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烏可

近五月朔日食○魏遣使如齊魏遣散騎常侍王清石聘

于齊清石世仕江南魏主謂曰卿勿以南人
自嫌彼有知識欲見則見欲言則言凡使人

以和為貴勿迭相矜夸見魏以宋王劉昶都
於辭色失將命之體也

通鑑綱目卷八十一

督吳越楚諸軍事鎮彭城魏以宋王劉昶為大將軍鎮彭城以

王肅為府長史昶不能撫接義故卒無成功魏安定王休卒自卒

魏主三臨其第葬日齊蕭鸞弒其君昭業而
送之出郊慟哭而返

立新安王昭文自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

宣城公中書令何胤以後之從叔為齊主昭業所親與謀誅鸞胤不敢當乃謀出

驚於西州時蕭鸞以廢立之謀告晏及丹楊尹徐
摠尚書事鸞以驃騎錄事樂豫謂孝嗣曰外傳

考嗣皆從之驃騎錄事樂豫謂孝嗣曰外傳
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

託附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
齒冷孝嗣不能從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

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鸞慮事變以告坦
之坦之馳謂謀曰廢天子古來大事聞道剛
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
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
謀惶遽從之鸞使謀先入遇道剛及朱隆之
皆殺之鸞引兵入雲龍門齊主間變猶為手
敕呼蕭謀俄而謀引兵入閣齊主拔劍自刺
不入輿接而出行至西弄弒之輿屍出殯徐
龍駒宅葬以王禮諸嬖幸皆伏誅以太后令
追廢昭業為鬱林王迎立新安王昭文吏部
尚書謝淪方與客棊聞變竟局還卧竟不問
外事大匠虞棕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
天下豈有此理邪朝臣被召入宮國子祭酒
江敷至雲龍門託藥發吐車中而去鸞欲引
中散大夫孫謙為腹心使兼衛尉給甲仗百
人謙不欲與之同輒散甲士鸞亦不之罪也

伏野二

通鑑綱目卷八

五十二

百

新安王即位年十五以西昌侯鸞為驃騎
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齊

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太守鸞有異志遙光

贊成之鸞欲樹置親黨故九月魏主考績黜

陟百官初魏主詔三載考績即行黜陟各令

仍分為三六品已下尚書重問五品已上親
與公卿論之上上者遷下下者黜中者守本

任於是親臨朝堂黜陟百官謂諸尚書未嘗
獻可替否進賢退不肖錄尚書事廣陵王羽

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而令僕左右丞不
能相導罷黜削祿有差任城王澄以神志驕

傲解少保尚書于果以不勤事前祿餘皆面
數其過而行之又謂陸叡曰人言北俗質魯

何由知書然今知書者甚衆顛學與不學耳

朕脩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使卿

等子孫漸染美齊宣城公鸞殺鄱陽王鏘等

俗聞見廣博耳齊宣城公鸞殺鄱陽王鏘等

七人宣城公鸞權執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

言淡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於

鏘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

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上仗誰

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

計鏘意猶豫命駕將入復還與母別日暮不

成行典籤告之鸞遣兵殺鏘及子隆謝粲等

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

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閩二王死欲起兵

謂防閭陸超之日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

為義鬼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嘗用之

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

母阮氏在建康密遣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

于謠之為計謠之馳告鸞鸞遣軍主裴叔業

與謠之先襲尋陽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

躍頭奮叔業畏之遣謠之子懋既不出兵衆情

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衆情

稍沮參軍于琳之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將

隨之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

琳之以袖障面使人殺之王玄邈執董僧慧

將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僕實豫謀死不恨

願大歛畢返就鼎鑊玄邈義之白鸞免死子

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

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傷而卒于琳之勸

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

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

玄邈等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

秋五十一

通鑑綱目卷八

三十三

丙

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
不僵玄邈厚加殞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厭
其首折頸而死鸞遣將軍王廣之襲南兖州
刺史安陸王子敬斬之又遣徐玄慶西上害
荆州刺史臨海王昭秀行何昌寓曰僕受
朝廷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何容即
以相付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啓聞更聽
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鸞以孔琇之行郢
州事使殺郢州刺史晉熙王琇琇之辭不許
遂不食而死裴叔業進向湘州欲殺南平王
琮防閣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
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典籤叱左右
斬之遂殺琮又殺錄及冬十月齊宣城公鸞
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

自為太傅揚州牧進爵為王

宣城公鸞謀繼

大統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通鑑前日六十八 北日

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
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曰
可力飲此勿豫人事司馬公曰衣人之衣者
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
比有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為臣如此可
謂忠乎○鸞雖專政人情未服自以胛有赤
誌以示王洪範而謂之曰人言如此是日月相
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
轉言

齊宣城王鸞殺衡陽王鈞等四人

鄱陽

王鏘齊名鏘好文章樂好名理時人稱為鄱
桂鏘死鏘不自安至東府見鸞還謂左右曰
向錄公見接熬勤不已而面有慙色欲殺我
也是夕遇害江夏王鋒有才行鸞嘗與之言
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
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鸞失色

及殺諸王鋒遺鸞書誚責之鸞深憚之使兼
祠官於太廟夜遣兵收之鋒手擊數人皆仆
地然後死遣茹灑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
英果時鎮琅邪有守兵鸞恐不肯就死以問
典籤華伯茂伯茂曰今若以兵取之恐不可
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自執酖逼之子
倫正衣冠出受詔謂灑亮曰先朝昔滅劉氏
今日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
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
時年十六灑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
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
事刺史羨惡專繫其口莫不折節奉之於是
威行州部大為姦利武陵王畢為江州性烈
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
史及見世祖盛毀之畢遂免還南海王子罕
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泣

大五

通鑑卷八十八

世五

末

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永明
巴東之亂世祖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
曰諸王都自應一時被囚取一杯漿亦諮籤帥
天王無罪而一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
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
聞有刺史何得不反及鸞誅諸王皆令典籤
殺之無能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若不立籤
帥故當不至於此鸞亦深知其弊乃詔自今
諸州有事密以奏聞勿遣典籤入都自是典
籤之任浸輕矣蕭子顯曰帝王之子生長富
厚朝出閨闈暮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
故用左右為主帥動息皆應聞啓處地雖重
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難揔
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餘風
至齊室而魏主發平城為太傅錄尚書事留
尤弊也

守平城魏主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齊宣城
于烈奉遷神主于洛陽遂發平城

王鸞廢其君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齊主昭文在位

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鸞而後行至是鸞以
皇太后令廢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以王敬

則為大司馬陳顯達為太尉尚書虞宗稱疾
不陪位齊主鸞欲引參佐命使王晏諭之宗

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
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

此亦古之齊禁牧守薦獻詔藩牧守宰或有

遺直乃止齊禁牧守薦獻多掠南土父子

加禁魏禁蠻母得侵掠齊境詔曰緣邊之蠻

乖離室家分絕朕方蕩壹區宇子育萬姓若
苟如此南人豈知德哉可禁蠻民勿有侵暴

道宣月日二八 廿六 余才

十一月齊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聞喜
公遙欣為荊州刺史○齊主立其子寶卷為

太子○魏主至洛陽○魏置牧場于河陽魏

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為司衛監初世祖平

統萬又秦涼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為牧地畜

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半之牛羊無

數及高祖置牧場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疋

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
水土木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蕃及王光以

掠無子遺矣齊主鸞弒海陵王有疾詐稱王

御師瞻視魏賜郢州刺史韋珍穀帛珍在州

因而殞之魏主賜以駿馬穀帛珍集境內孤貧者散與

之謂之曰天子以我能撫綏綏鄉等故賜以穀

帛吾何敢獨有之十二月魏禁胡服魏主欲變易舊

獨有之風詔禁民胡服國人不悅散騎常侍劉芳黃門侍郎郭祚皆

以文學見親禮大臣貴戚皆不平帝使陸凱

私諭之曰至尊但欲詢訪前世灋式魏主自

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衆意乃稍解

將伐齊魏主以齊主自立謀大舉伐之會邊

分遣諸將出兵應接以尚書盧淵督襄陽前

鋒淵辭不許淵曰恐曹虎為周魴耳魏主欲

自將伐齊引公卿入議鎮南將軍李冲曰臣

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為內應者未得

審諦不宜輕動魏主曰彼降款虛實誠未可

知若其虛也朕巡撫淮甸訪民疾苦使彼知

君德之所在有北嚮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

時應接則失乘時之機孤辭義之誠敗朕大

略矣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使不再來詐可
知也今新遷之民扶老攜幼居無一椽之室
食無甌石之儲冬月垂盡東作將起而驅之
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之師也且
諸軍已進待平樊沔然後順動亦何晚之有
今率然輕舉上下疲勞恐挫損天威更成賊
氣非策之得者也穆亮及諸公卿皆以為宜
行澄謂亮曰公輩平居論議不願南征何得
對上任城可謂忠於社稷然魏主竟不從遂發
洛陽詔諸將所獲男女
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

通鑑月日二八 九十

乙亥

齊建武二年春二月魏主攻鍾離不克遣使

臨江數齊主之罪而還齊遣將軍王廣之蕭

以拒魏魏徐州刺史拓拔衍攻鍾離齊徐州

刺史蕭惠休拒守間出擊破之魏大將軍劉

昶將軍王肅攻義陽齊司州刺史蕭誕拒之

肅屢破誕兵昶性褊躁御軍嚴暴人莫敢言

參軍陽固苦諫昶怒欲斬之使當攻道固志

意閑雅臨敵勇決昶始奇之二月魏主至壽

陽衆號三十萬道遇甚兩命去蓋見軍士病

者親撫慰之遣使呼城中人齊豫州刺史豐

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問師故魏主曰

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

未審何疑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

立近親而自取之乎慶遠曰霍光亦捨近親

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

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耳安

得比光且若然者武王伐紂而不立微子亦

為貪天下乎魏主大笑賜慶遠酒殺衣服而

遣之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遂

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王肅衆

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

敢進黃門侍郎蕭衍間道夜發徑上賢首山

魏人不敢逼叅明城中望見援軍遣長史王

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

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欲南臨江會司徒馮

誕卒乃遣使臨江數齊主罪惡而還魏主欲

築城置戍於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問

之閭表對曰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

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

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關一壘

通鑑卷之二十八 三六 申

夫豈無人以為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為敵擒天時向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洛邑蓄力觀釐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為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南土鬱蒸夏多疾病而遷鼎草創庶事甫爾兵徭並舉聖王所難驅罷弊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然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主從之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煙直進飛刀亂斫齊兵遂潰魏主

通鑑綱目卷二十八

三九六下小五三

申

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為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團播為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眾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以水盛不敢救既而水減播引精騎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眾而濟播椿之兄也時魏使者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餉以蒸豆昶懼食之謂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慙蘇武獨魏太師馮熙卒熙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為民于平城平陽公丕不樂南遷與陸叡表請魏立還臨熙葬帝曰開闢以來安有天子遠奔勇喪者乎今經始洛邑豈宜妄相誘引陪君不義付灤官殿之仍迎熙柩葬洛陽夏

四月魏圍齊南鄭不克而還魏主之在鍾離

跋英請以州兵會擊漢中許之齊梁州刺史
蕭懿遣部將尹紹祖等將兵據險立五柵以
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壹我選精卒并攻
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
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逼南
鄭懿遣其將姜脩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
齊軍繼至將士已疲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
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拍麾狀若處分
然後整列而前齊軍疑有伏遷延引退英追
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
附爭供租運城中恂懼參軍庾域封題空倉
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務
力堅守眾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
先行自將精兵為後拒遣使與懿別懿以為

大和十一年 通鑑綱目三十八 四十一 虞奉

詐英去二日乃遣將追之英下馬與戰懿兵
不敢逼而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
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誘說
仇池諸氏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
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卒全軍還仇池討
叛氏平之英楨之子懿衍之兄也英之攻南
鄭也魏主詔雍涇岐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
侯克城則遣之李冲諫曰秦川險阨地接羌
夷西師出後氏胡叛逆運糧擐甲迄茲未已
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脫攻不克徒動民
情連結胡夷事或難測輒懷旨密下刺史待
克鄭城然後差遣然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
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
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
及馬腹南鄭於國實馬腹也今鍾離壽陽密
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東道既未可以

近力守西藩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魏主如
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魏主從之

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為崇聖侯魏主如魯城

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

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修其墓更建碑銘將

如礪礪命謁者僕射成淹具舟楫欲自泗入

河沂流還洛淹諫以河流悍猛非萬乘所宜

乘魏主曰我以平城無漕運之路故京邑民

貧今遷洛陽欲通四方之運而民猶憚河流

之險故朕有此行所魏攻齊赭陽齊擊敗之

以開百姓之心也

魏城陽王鸞等攻赭陽圍守百餘日諸將欲

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

衆齊遣右衛率垣歷生救之諸將欲退佐獨

逆戰而敗歷生追擊大破之魏主降封鸞為

大將軍

定襄縣王削戶五百

五月魏廣川王諧卒

魏主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魏晉以

來王公之喪哭於東堂自今諸王之喪期親

三臨大功再臨小功總麻一臨罷東堂之哭

廣川王於朕大功也將大斂素服深衣往哭

之魏主至洛陽○魏減冗官之祿○六月魏

禁胡語求遺書灑度量魏主欲變北俗謂羣

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

願陛下度越前王耳魏主曰然則當變風易

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魏主曰

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

百世魏主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

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魏主曰夫名不正

大略

通鑑綱目卷二十八

四十一 虞全

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與於是下詔斷諸北語

一從正音違者免官又詔求遺書祕閣所無

而有益於時用者加以優賞又詔齊殺其領

改而用長尺大斗其濼依漢志為之

軍蕭謀及西陽王子明等齊主之廢鬱林王

既而除南徐州刺史謀恃功干政所欲選用

輒命尚書申論齊主聞而忌之以其弟誕誅

方將兵拒魏隱忍不發至是殺之并其諸弟

及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

秋八月魏置羽林虎賁凡十五萬人魏立國子太

學四門小學○魏以薛聰為直閣將軍魏王

林園觀故景陽山侍郎郭祚請復脩之魏主

曰魏明帝已失之於前朕豈可襲之於後乎

大正二 通鑑周日一八 四三

魏主好好讀書手不釋卷又善屬文詔策皆自

為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

布素之意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之徒皆以

太平之風焉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疆

禦魏主或欲寬貸聰輒爭之魏主每曰朕見

聰不能不憚况諸人乎自是貴戚歛手累遷

直閣將軍魏主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齊為

寄親衛禁兵委聰管領時政得失動輒匡諫

而厚重沈密外莫窺其際每欲進以名位輒

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九月魏

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遷于洛陽○魏以高陽王雍為相州刺史魏

戒雍曰作牧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冬十

行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

月魏詔州牧考官屬得失以聞○十一月魏

主祀圓丘魏主引諸儒議園丘禮李彪建言

泮宮請前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十二月魏班品令賜冠服見魏主

臣於光極堂宣下品令光祿勳于烈子登引

例求遷官烈表曰聖明之朝理應廉讓而登

引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行黜落魏主曰

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行黜落魏主曰

曰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進卿校尉

魏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

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

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能納諫人

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齊脩晉

卿等亦當舉之得人有賞不言有罪齊脩晉

諸陵增置守衛○魏行太和五銖錢先是魏

用錢魏主始命鑄之是歲

鼓鑄粗備詔公私用之

齊建武三年春正月魏改姓元氏初定族姓

丙子

大元十

通鑑綱目六八

四二

世

而三世官在尚書已上者皆為姓其大人之
後而官不顯若本非大人而官顯者皆為族
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故世之言高華者以
五姓為首魏主與群臣論選調李冲曰未審
張官列位為膏梁子弟乎為致治乎魏主曰
欲為治耳冲曰然則今日何為專取門品不
拔才能乎魏主曰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
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傳說呂望
豈可以門地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
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韓顯
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魏主曰
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司馬公曰選舉之濫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
晉之深弊雖魏孝文之賢而不能免斯蔽也
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
二月魏詔羣臣聽終三

卷七十四

通鑑綱目卷二十八

四十四

永

年喪 ○ 三月魏宴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

園

詔國老黃耆已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者年已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

五十杖衣裳詔諸州中正各舉民望齊詔去乘

輿金銀飾進齊主志慕節儉故有是詔太官嘗

破之餘充晚食又嘗用阜莢以餘灑授左右

曰此可更用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齊主

欲壞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

廷盛禮莫若三元此器舊物不足為侈齊主
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
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齊主甚慙齊主躬親
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
職事莫不啓聞取決文武勲舊皆不歸選部

親近憑執互相通進南康侍郎鍾嶸上書言
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
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唯恭己南面而已齊
主下澤謂太中大夫顧暭曰鍾嶸何人欲斷
朕機務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
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摠而親之
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
宰而為大匠斷也齊主不顧而言他
魏詔

漢魏晉諸陵皆禁樵蘇○夏五月魏主祭方

澤○秋七月魏主廢其后馮氏初文明太后欲其家貴重

簡馮熙女入掖庭得幸未幾有疾還家為尼
及太后殂魏主立熙少女為后既而其姊疾
愈思之復迎入宮拜左昭儀后寵浸衰昭儀
因潛而廢之后素有德操遂居瑤光寺為練

大略二
通鑑綱目二一八
四五

行魏旱魏主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王肅對曰魏

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
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魏

主使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
外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

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卿當進膳如其
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

夕大八月魏太子恂有罪廢為庶人恂學體素好

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
恂常私著胡服中庶子高道悅數切諫恂惡

之謀輕騎奔平城千刃道悅於禁中魏主大
駭引見羣臣議欲廢之太傅穆亮少保李冲

免冠謝帝曰大義滅親古人所貴恂欲違父
逃叛跨據帝曰大義滅親古人所貴恂欲違父

乃社稷之憂也乃廢恂為庶人秋十月魏吐

置於河陽無鼻城以兵守之

京胡反州兵討平之魏吐京胡反詔元徽行

等六百餘人保險不服徽請兵二萬以討之

魏主大怒曰小寇何有發兵之理若不克者

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徽魏置常平倉○魏恒

大懼身先將士討平之

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陸叡謀反魏主遣任

城王澄討禽之初魏文明太后欲廢魏主穆

主南遷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

往往不樂泰出為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温

則甚乞為恒州魏主為之徙恒州刺史陸叡

為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

亂推陽平王暕為主暕偽許之而密以聞任

城王澄有疾帝召見謂曰穆泰謀為不軌今

遷都甫爾此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

也此大非卿不能辦疆為我北行儻其微

弱直往擒之若已疆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

之遂授澄節行至鴈門太守夜告泰已引兵

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

量宜依敕召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

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似執弱既不相拒發

兵非宜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乃倍道兼行

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曉諭泰黨示以禍

福皆莫為之用泰攻煥不克而走追擒之澄

至窮治黨與收陸魏除逋亡緣坐灋初魏主

叡繫獄民間怙然

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

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

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

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

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

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

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

四十一 卷之二十八 早六 吳中

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柏魁之罰柳
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八

小三十
大十

通鑑綱目卷八

四二

吳

